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會稽季本考義

哀公

定公子名將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

謚曰哀𠁊定姒薨在定公十五年夫人不見於經娶

在先君之世薨在春秋之後也則公即位時年巳長

矣舊說以爲公四歲即位則至七年伐邾時方十歲

耳何以即能親將耶

元年丁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自僖二十年楚人伐後至此始見陳許頓胡本皆從楚之國而蔡昭公致之從晉以會召陵且侵楚者也既而陳懷許斯以晉不足恃尋復改圖然從楚者惟此二國及隨耳而其叛者尚多楚方患吳不暇致討及吳爲楚困而楚方乘間滅頓滅胡勢復張大況柏舉之敗實蔡所爲豈非楚所尤欲甘心者乎故又合三國以圍蔡左氏以爲報柏舉是也當時不出降

則楚師不退男女以辨理或有之其使蔡疆于江汝之間者蓋欲與之開田而盡得其地也但蔡本向吳雖一時服從權以紓禍耳豈心服哉觀其請遷於吳則倚吳以抗楚之志亦可見矣○家鉉翁氏曰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强吳而乘中國無覇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城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李廉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義與定十五年五月郊同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五氏垂葭瀖蒢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許翰氏曰晉為盟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擅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卒無攷於其

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詳見明年伐邾取田盟
句繹下

二年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漷註見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下漷東沂西田在
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之陬即今鄒縣也句繹繹
山之曲也杜元凱曰邾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
何忌何爲而伐之哉蓋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叔孫附

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能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剥之私不能不因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也其所取漷東沂西田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漷東沂西之田近於季氏之費邑而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去邾田爲遠惟季孫之强而專其田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於句繹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後世之立券約耳先儒以爲各盟所得而季孫獨無非也葢中軍之舍本即三軍之一季氏未嘗得二而

其互相應援乃權臣聲勢相倚之常必不以為異恩至於久而不忘懷報也況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有專國強臣肯讓二家而不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蓋魯先取於邾田自漷水則漷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沂西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元卒孫輒拒父蒯聵以立是為孝公或曰出公○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興遠役

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然而不至於喪者以有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臣徒以其才足任使令而可具臣數故倚之以苟自逸然有一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眞能任賢者哉其不亡者幸矣

滕子來朝

定公之喪滕子來會葬今哀公新立滕子又來朝國勢甚微求庇於魯也然諸侯之來朝者止此則見魯自此亦不足恃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矣衛人已立輒故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蒯聵稱世子則是未嘗見絶於先君也先君未之絶烏得而不有國哉蓋當時南子之黨多預逐蒯聵之謀而諸大臣不能諫止靈公者亦必爲蒯聵之所怨不惟群小有所不安雖輒爲之子孔文子爲之卿亦必奪於衆議不免於危疑矣蒯聵之所以見拒其以此歟而人倫之不正甚矣孫明復曰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

宋令靈公旣死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爲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高閌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柰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邪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丘名杜元凱曰在戚城南○按左氏蔡人輸范氏

子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
則是鄭人爲齊致粟於范氏也然鄭雖與齊合黨盟
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
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
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主衛以爲防護
而乃使鄭越疆代送邪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
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
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霸國爭
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矣李廉氏曰春秋舍齊秦楚
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

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以夷晉於列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始祖蔡仲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昭侯蓋自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為平侯徙居新蔡則於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廬歸于蔡則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審矣○州來本楚屬國而為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為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

為文矣然范王封國當致死弗去棄而從吳宜謀國
之善哉公子駟議欲主於不遷未為失策也乃以其
志在從楚而賓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配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趙汸氏曰戚衛邑也齊大
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時春秋之特筆
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之為
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
宋彭城以君宋之叛臣晉為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

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此以齊卿主兵乃獨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學者比而觀之則筆削之情可見矣高閌氏曰齊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二公不當及及者有別之辭也范甯氏曰遠祖

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趙鵬飛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僖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桓僖二宮之災公羊以為復立非也蓋桓僖之宮宜毀者也若果復立則當如雉門兩觀之書新作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注克寬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故

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鄅之別名如虢之爲下陽荆之爲楚然非邑也若邑則當繫之國矣其地在邾之東鄅今沂州南也然防之西北爲費則近於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莒季氏以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地理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宋樂髡帥師伐曹

欒氏既名樂喜之裔也〇自曹伯陽即位公孫彊爲政已有奸宋之心矣故定十一年遂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凡從叛盟逃而未暇致討今間乘景公之老而怠無畏於叛而偷曹之志欒髡之師宋得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服於奔命身爲虜因尚誰懟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氏魯之權臣不可一日無主桓子卒則肥長自宜嗣立而南孺子之子尚未生何必待其生而殺之乎左氏之言殊可疑也然肥自此久不預政必其時年

亦甚少豈遽能為逆謀哉肥即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人者衆亂之辭也衆亂可以言殺言執而不可以言放蓋放次五刑惟君所用若君為國人所脅而放之則獵必素取怨於國人者也而杜元凱以獵為公子駟之黨則亦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也而遷非國人所欲豈肯為是放獵哉竊謂獵既駟黨不附遷議則與蔡昭侯相忤者也故以國法放之于吳所以媚吳也其曰人者衍字耳昭侯輕戮股肱則群臣之所共怨也抑有為之防奸衛亂者耶其為盜所殺宜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哀公卒孫嗣是爲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氏雖與叔孫同城啓陽所以專有其地叔孫必所不悅而季氏費邑在魯東鄙必於御邾必復以其所分叔仲二家漷東沂西之田并收焉邾人但知從强者之令税之所入惟於季氏不復知有二家矣故州仇何忌兼季孫之衅立復共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也邾已服魯本無大過特以何忌之私忿伐其國取其田而兵爭不已豈懐柔小國之道哉何忌親受業

於孔子之門而所爲如此又烏責於季叔二孫哉

四年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殺公殺作弑是也盜者刺客之稱不知其名故曰盜弑蓋昭公殘虐大臣衆所惡也故仇家陰使人刺殺之耳或以爲楚使人殺則當如邾人殺鄫子之例而書戕矣今不曰戕豈非蔡人所自弑哉左氏謂蔡昭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錯後至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如此則公孫翩卿也於法應書而錯之殺翩事關討賊豈得盡沒其

實乎皆不足信也蔡昭侯申弒子朔嗣是為成公○
高閌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
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
名者乎必有一誤或曰此申字當作由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公之弒雖不知主名而公孫辰為正卿必蹤跡
可疑者也故因成公欲討而奔吳以自說焉陳傅良
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
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以小邾子事曹而執之也許翰氏曰天下無覇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李廉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公圖霸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成公討弑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爲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稱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而經不書以楚非實圍而赤非實奔也意必楚將攻蠻氏赤以其國素服于晉故潛往謀之以請庇焉由是楚人責晉晉懼而使人執赤以歸楚耳則赤之奔與凡見逐而奔者不同故從僖二十五年頓子逃楚之例而不書奔戎蠻近楚之國而楚不易服者也故昭十六年必誘其君而始能殺然終不叛晉今為楚所陵而自投晉苟一助之豈不可以併力逃楚之辭哉而反助楚為虐人誰賴之故書歸于楚為楚執之之辭也與成十五

年晉侯執曹伯畀京師者例同是晉聽楚命若京師然其不競甚矣經予晉名以屈服也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奔蔡下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穎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屏不得達上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知戒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楊士勛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西一在東左氏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是也今按路外朝在庫門之内朝廷執政所在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在宗廟之前矣社之爲屋禮必有宜云不受天陽恐亦近於臆說耳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結卒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

春城毗

孫明復曰毗魯邑

夏齊侯伐宋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霸也齊景伐宋欲抑宋以爭霸權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本與齊爲黨雖趙鞅以師納蒯聵而衛亦拒之不使歸國至是齊景耄及死期將至鞅知其不復能庇衛故舉伐衛之兵然亦終無以得衛之從也不能明大義以正天下徒爭何益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杵臼卒于茶嗣是爲安孺子左氏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茶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張治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弗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

于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今按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每多可觀即其欲觀轉附朝舞放於瑯琊以比先王之觀而戒國舍郊補民不足因悅晏子之言而命太師作樂此非有先王之志者邪自以德不能令受命強吳至於涕出而妻之以女雖未能大有所爲庶幾長天保國矣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而至有千駟之多亦豈庸君所能及哉嘗時稱

晏子以其君顯蓋有由矣至其晚年與其結怨大異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亦遂謝世邪不然則於所聞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亦宜常有警矣乃以繼嗣不定而卒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然則景公之善惡係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難以言自立矣

冬叔還如齊

高閌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長曆是年閏十月嗣君荼以非次得立故速葬劉

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六年壬子

春城郚瑕

凡城內邑則目邑如城郚城中丘之類國服則目國與內邑同如城向城諸及鄆之類是也瑕郚邑也故繫之郚按後漢志任城閌父註縣北有郚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濟閭丘之地也郚瑕謂之瑕必與負瑕逓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葢在今兖州府磁陽縣東南界上而郚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邪互見莊二年慶父伐於餘

丘氏汪克寛氏曰郱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貿瑕故稱郱以別之髙閌氏曰瑕郱邑魯未嘗取於郱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郱也愚謂如此類者皆齊人築薛之計也杜元凱以爲備晉失之遠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薛季宣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冦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覇業之衰皆由陪臣

封殖貪伐鮮虞故也趙鵬飛氏曰晉之伐鮮虞者五
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
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高閌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
吳人怨之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夏即惠子高張即昭子皆齊景公所使立荼者立
荼之謀不自陳乞則二子乃乞之所欲傾也特無隙
可乘耳然二子豈荼之所欲出哉或者恃功專恣而

乞得以間之既爲嗣君所黜則遂相率棄君而奔耳高國奔則乞必自疑將別立君以希寵而荼位危矣高國不有負於託孤寄命者哉故曰凡書奔者皆罪也張洽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柤莊見襄十年會吳于柤下○吳伐陳還至柤魯懼兵之及我也故使叔還往會之許翰氏曰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軫卒子章嗣是爲惠王

齊陽生入於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齊卿陳文子之曾孫也○按公羊傳曰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

拜而君之爾如此則荼由陳乞以立者而況幼冲易
制乞何爲弑幼君而反立長乎此不知姦邪之本心
者也蓋景公本屬荼於高國而乞不與焉於是交亂
其間耳左氏之說大槩得之但謂陽生夜至于齊國
人知之則其歸爲甚易與經文書入之義不合矣穀
謂陽生之入本由陳氏密謀而入國之時則固爲國
人所拒而乞變詐作則亦安能沮陽生之入哉左氏
又載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及朱毛往復之言似亦迂
緩矣朱毛雖操刃必乞所使也故以乞主弑何必費
辭說邪荼弑陽生立是爲悼公孫覺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持齊事仇多闕故何忌以爲名而伐之何忌學於仲尼而所以務引其君者如此豈不有負於孔門之教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巢向戌之曾孫也○高閌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
爲入曹起也
七年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伐鄭
皇氏瑗名戴公子皇父之後○黄震氏曰鄭罕達侵
宋七年宋知鄭不敢爲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鄭景
既没宋乘其亂[illegible]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
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氏曼多名魏舒之曾孫杜元凱曰五年晉伐衛至

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

鄫即舊鄫國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矣書以見魯無睦鄰之誠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來

無故虐小非仁者之所為也然邾雖微弱而附於吳魯之為此亦取禍之道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氏弘名公孫夏之曾孫稱人以圍例見傳六年楚人圍許下○高閌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睦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甲寅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左氏以爲遂滅曹執曹伯以歸殺之

則經當舉重而書滅書殺矣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左氏吳爲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今按城下之盟不知其有無然必屈服而後吳始退師也夫恥盟城下之說蓋胡康侯因華元國佐之言而立義也竊謂此亦當以理之曲直爲主如曲果在我則當服罪所謂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若槩以爲恥辱而必求一勝則非悔己知過之義矣吳之來伐曲在我也魯人安可不自反乎○伐我不言四鄙例見十一年齊國書伐我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

讙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定十年齊人來歸讙田下闡詳見桓六年公會杞侯于郕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內地也及者有別之辭所以別疆理也例見昭五年皆牟婁及防茲下○左氏謂邾子益齊甥也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蓋果齊甥則宜専事齊矣乃不求近援而遠告于呉及呉伐魯平不復為邾致力然後邾復求齊而為之取讙及闡齊欲得邾之從己耳豈眞念甥舅之情哉

歸邾子益于邾

觀十年公會吳伐齊則邾子益之歸爲欲得讙闡也豈其有悔過之誠心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過卒子維嗣是爲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齊之助邾本欲其從以邾爲吳與故藉吳勢以脅魯耳魯既歸益則齊又懼吳之黨魯矣此所以雖取讙闡而不敢有歟汪克寬氏曰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

恱誠服故不言來歸

九年乙卯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必有故也今不可考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杞地界於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爲圍宋雍丘誤矣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許翰氏曰鄭以不能深入敵境此謂喪師之道也李廉氏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

忿怨以至於此也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汪克寬氏曰陳之爲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者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汪克寛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𢢾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徧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年 丙辰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嘗爲魯俘因何爲又來奔邾益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及邾益歸而讙闡後則齊又責報於邾而邾之強臣歸罪其君無所容身矣故來奔所以恕也中國無霸而小國困於強暴將何恃以

爲安乎邾子來奔不知所終齊怒方新必無遂奔齊之理左氏益失實矣

公會吳伐齊

公伐齊爲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故公爲之會吳以報齊也不能講信修睦以安靖四鄰而結黨相攻兵革何時息乎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陽生卒書日訃於軍也齊之訃亦以國喪告而罷會吳之師也公方在師親知其期故得書其日○左氏謂齊人弒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乃設爲中國

禮義之君而爲之諱之義也左氏而曲爲之求說也

苟謂魯退所聞於哀[illegible]諱則於齊自宜以不日見之

而卒以戊戌不殺一詞將以何者起問而見事情邪

欲文其誣而遂没其實實殺人以性命而立言必不迂

晦如此故陽生實卒非弒也而哀公結强夷以偪鄰

國罪自見矣○齊悼公陽生卒子任嗣是爲簡公

夏宋人伐鄭

許翰氏曰既取其師而又伐怒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閌氏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

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畧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閌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

陽生卒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魯人往送故書葬見怨不廢禮也高閌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過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以定十四年奔鄭今又託齊歸衛矣李廉氏曰彄蒯聵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薛伯夷卒不日不訃喪也後嗣無考矣義見昭三十六年薛伯穀卒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公子結字子期史記以爲楚昭王次弟是也吳自柏舉之後恒以號舉雖救陳之師猶不在所進蓋其意

主於怨楚而非爲邺陳其道猶不離於夷也○趙汸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存中國爲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十有一年丁巳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此報去年春會吳伐齊之役也魯之會吳伐齊起於邾子來奔則齊宜以邾爲討顧邾方事吳魯必助之且以勝邾不武故尋兵於魯其專務兵爭不義甚矣卒至見獲於艾陵其自取哉左氏於此載冉求帥師及齊師戰於郊與孟之反後入爲殿之事與論語亦

紀反筴爲之言然冉求之戰不書則實未嘗戰也意者反曾追齊不利而奔故諱則亦非戰敗之比矣○蘇轍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者加於國都也汪克寬氏曰魯爲他國所伐必曰某鄙經書伐我則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與他伐異矣今按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凡疆埸猶有警備外兵不易至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民玩而四境之備不嚴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

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

其必志在向楚為衆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為

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伐書公會吳而戰不書公公不與戰也若戰而公與

焉則書曰齊國書帥師及戰于艾陵自足以蒙上伐

齊之文而見矣何難於措辭哉高閌氏曰戰不書公

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於艾陵

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宛言公會吳伐

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此可知矣其説非也趙鵬飛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吳以戕中國爲罪大矣然公與會不與戰吳强魯弱也○艾陵齊地蓋在齊魯之北國書獲時未必已死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滕隱公虞毋卒其後不可考矣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即太叔疾乃世叔儀之孫而申之子也其奔

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群臣有不協焉則遂棄君而逃耳書奔則有罪可知矣高閌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此說得之但未明書奔之義耳蓋凡書奔者皆罪也○左氏載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是以疾為文子所逐也文子嘗以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孔子所稱不宜類倫敗禮如

此觀叛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奉
妻逐出之罪誣加文子也

十有二年秋

春用田賦

賦斂取之名夫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出兵賦之出軍取於夫家而田因井授則固夫家之所以均力也魯自宣公稅畝助法不行而每並循據井田出甲至是二猶不足故兵賦之外復用田以賦增濟軍需後遂變爲周禮之九賦名爲口賦而軍賦口賦分二事矣汪克寬氏曰兵賦之法因田通

出令別及家財各爲一賦則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
軍國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子宋姓也昭公娶吳女嫌於同姓故諱姬稱子
云爾舉姓氏妾之恒稱也先儒皆以爲昭公夫人竊
意不然按論語載陳司敗之言曰君娶於吳爲同姓
謂之吳孟子未嘗明言其爲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
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遂真以爲
夫人然求之書夫人例不合也坊記本出漢儒不足
據也孟子無子故不書葬則必不成喪者也何以書

卒乎畏吳故耳以畏吳强之故而不顧娶同姓之非禮書其卒而不當成喪之義見矣然則昭公尚有嫡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襄公薨時左氏謂昭公年十九矣信乎娶已在前而自是數至獲麟之歲實計六十二年而昭之嫡夫人豈無未薨之理乎

公會吳于橐皋

杜元凱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洽氏曰吳地是也今按逡遒城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巢縣南三十里○吳既敗齊魯以爲德將爲之合諸侯以

親之故公親至橐皐而與之爲會非吳請尋盟也秋會衛宋于鄖意正爲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元凱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按海陵縣揚州府泰州也時爲吳地○此魯致衛宋以從吳也齊景公末年宋衛既皆背齊而魯亦與齊爲仇矣故魯爲吳合宋衛所以爲攘齊計耳左氏載子木子貢之言皆虛誇之說也衛人必不敢殺吳行人與辭吳盟而况會止三國惡得云會吳邪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之伐鄭本爲爭强非因納叛也左氏載向巢圍嵒罕達救嵒之事經皆不書豈足信哉趙鵬飛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嵒是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黄震氏曰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杞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孫明復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家鉉翁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成卒後無可考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漢志臣瓚曰國語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于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址元凱曰陳留封丘縣內有黃亭起濮水按封丘今屬開封府黃池在縣南一十里蓋鄭衛閒地○黃池之會晉欲媚吳與之使與晉

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晉於
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氏國
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晉國語則曰先
吳此豈當時爲會之實事哉當未會之前魯大夫往
請之曰必有以感動二霸之心者欲晉遂不辭而會
吳吳亦不爭而讓晉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
彼此之歡果能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
魯不失爲畏天保國之常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杜元凱以爲申即子西昭王兄則昭王之母非嫡平

王不當舍長而立幼以爲太子史記以公子申別爲一人而謂爲昭王第得之矣餘互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下髙閌氏曰楚畏吳之强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此因吳出會黄池乘其無備而伐之也與成七年吳伐州來意同○胡康侯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
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
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又入吳在黄池之後
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
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此與七年曼多侵衛同○許翰氏曰師雖數出能侵
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覇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嘗與楚通好故從楚之國亦多親魯訃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絕但君臣自怠者則至廢禮耳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孛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爲見於旦似矣而未盡也蓋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曰東方則所加非一宿且久遍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

汪克寬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滅

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卿蓋夏齧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若衆亂而殺則當稱人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庚申

春西狩獲麟

狩有常地則不書地魯之藪曰大野大野即今距野縣在魯之西故曰西狩麟仁獸孔穎達氏曰麟麕身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一角而戴肉不履生蟲不折生草○左氏傳曰西狩有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叢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今按周衰道廢人欲橫流亂臣賊子接跡天下撥亂反正以振頹綱此孔子之志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道苟不行亂將奚極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方有吾已矣夫之嘆而祥麟一踣明王將不復興矣於是重有感焉乃作春秋以明王法蓋文雖有感於麟而志則不在是也雖無感麟春秋固將作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故知孔子之志而後得春秋感麟之意矣且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若非平日所嘗用心則隱後二百餘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故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之説元凱既斷其妖妄而後儒之辯亦詳茲不復論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理亦有未盡焉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私考後序

堯舜禹湯文武道治之隆尚矣孔子不得位而孟子發明其功與統垂諸萬世推尊之力爲斯文首稱故知孔子者莫如孟子其言曰孔子懼作春秋茲固統承群聖之大也然則知春秋者宜亦不能過孟子矣一則曰春秋天子之事一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誠考求夫天子所以爲事王者所以爲迹而聖人之心復有餘蘊哉公穀左氏三學並起嗣是論著無慮數百家或以例或以按或以義承傳意見互爲異同至有一人殊稱一事衆指甚不可相合者求聖人之心於

千百載上張乎無所適從本以明經而溢入於晦且畔好古君子奚可置勿講也傳春秋者多狃於亂臣賊子之懼名之曰孔子刑書由是信耳目則迷會通於踵襲任心志則極研窮於穿鑿務高明則出奇詭於傳會類例日繁苛細彌甚其遺通經之累皆刑書一言啓之夫聖王必以禮坊民而後有法制以懲其惡謂刑足槩王道盡天子之事否耶況春秋樂與人為善而善善常速若季友歸國高傒定鄰魯僖朝王齊桓葵丘之會諸侯晉悼蕭魚之駕荊楚莫不有襃辭焉至叔肹不況於祿則卒之申生死於父命則予之孔父仇牧荀息死於君

賊則及之類非一書皆以扶植綱常敎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罔不惓惓於誅討貶黜是務也王者法天以治春秋之義亦如化工據事直書因書示義是非美惡燦然自不容掩片言一字辯之甚微凡例屬辭執之太滯而欲窺見其榮辱之大權吁淺矣其於聖人之心何如哉交少學春秋以意逆傳以傳通經孜孜焉惟恐信之不篤以失聖人之心尋繹數十過頗覺其有牴牾焉者積久而可疑益種種集嘗竊嘆經生皆坐礙而不祖之弊今受彭山先生私考讀之蓋知其免於是矣先生稱説春秋必稱孟子之言爲第一義故能探索今

古反覆正難不爲舊聞先入所窘東而直以推見聖人之心自諸生致職大夫而歸踰六十始出是編惠示天下可謂皓首窮年根極體要寧非有功於春秋者歟二百四十二年間立文紀事皆聖人道心之發彝諸家爲討論之筌蹄輒不勝其簧鼓所眩春王正月則謂因周十一月以用夏時一開卷即已悖聖人從周之志紛紜繆戾抑何底止必曰假天子南面之權損益時制垂法百代進退予奪煥乎文章麟不虛至則然瑞應無不與數聖人者合然後可以追配治功顯承道統則亦新室之周官荆公之周禮者流耳安在其爲春秋大率諸家

得此失彼大醇而小疵唯左氏尤多不經語然孟子於孔子猶曰私淑諸人丘明乃受學焉是以一竊其名深入人耳惑於其說即亦未易以解先生力詆漢儒之偽卓乎非丘明所爲然後一破不决之疑而聖人之心可得與擬矣不知孟子之言與夫左氏之失蓋無以知春秋也前哉敬附著其義于後

嘉靖丁巳歲中夏午日慈谿晚學熊田王文序